

○ 卷一百一十五

○ 卷一百一十五

○ 卷一百一十五

○ 卷一百一十五

此 據 寶 顏 堂 秘 笈
本 排 印 初 編 各 叢
書 僅 有 此 本

燕閒錄

明 雲間儼山陸 深著

杜詩。風吹滄江樹。雨洗石壁來。自是以實字作虛字。用樹樹立之樹。晦翁以爲誤字。欲更爲去。對來字。恐未然。東坡有美堂詩云。天外黑風吹海立。浙東飛雨過江來。祖此。但長公不若老杜之簡雅遠矣。

山西地寒。予六月初。巡五臺。嶺頭澗底。層冰積雪。皚皚。尙衣薄棉。再加一棉。適可當。憲副陳汝止。伯安兵備代州。爲予言。北上雁門。更寒。雲中更寒。然煖木質產其間。此陰中陽也。

水潤下情也。性最上。故雨露自高降。而露又高。凡水失其情。則潰決之禍甚烈。性上故也。

開喜之裴。自後漢裴輯而下。葬北倉村數里間。凡五十二人。皆尙書侍郎。國公將相。亦宇內之罕有也。

六月廿三日。予以傷足。臥分司。承總司。關會議救荒事。內申明弘治間。南科給事中羅鑒建言。部議舉行。每十里以上。積糧一萬五千石。遞至八百里以下。積糧一十九萬石。此外遞增者。旌擢。遞減者。黜罰。是或可行之。蘇松等七府。亦爲彌文耳。若山西則豈能奉行。山西州縣多在山谷之間。路逕崎嶇。搬運極難。加以地瘠天寒。據豐稔之歲。十里之間。所收亦不滿一二萬。而先積一萬五千於官。則民無歲不饑矣。莫若約以十里之內。令其勤力耕種。每歲加收數千。官司增價。糴入倉中。以備救荒。庶幾民貪於利。而開墾日廣。則粟多而民自可給。乃是藏富之策。此勸農之官。不可以不設也。信乎立法者。以隨時變。

通爲難。

戴石屏詩。麥麩朝充食。松明夜當燈。此是山西本色語。深山老松。心有油者如蠟。山西人多以代燭。謂之松明。頗不畏風。

一產而三有至四者。皆陰氣盛。而母道壯也。

唐制。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。詩周禮儀禮爲中經。易尚書春秋公穀傳爲小經。當是以簡帙繁簡爲次第爾。

李勘字定臣。唐渤海王奉慈七世孫。好學。明六經。舉進士。就試禮部。吏唱名。乃入。定臣耻之。遂隱居陽羨。常惡元白詩體纖艷。乃集詩人之類古。斷爲唐詩。以譏正其失。其識超卓矣。惜其集不傳於世。無由考觀。

陳後山有一帖與山谷云。邇來起居何如。不至乏絕否。何以自存。有相恤者否。令子能慰意否。風土不甚惡否。平居與誰相從。有可與語否。仕者不相陵否。何以遣日。亦著書否。近有人傳謁金門詞。讀之爽然。便如侍語。不知此生亦能復相從如前日否。朱時發能復相濟否。備盡謫居意味。讀之慨然。但謂仕者相陵。意尤可憐。仕本同類。豈其初心。一爲人作鷹犬。亦何所不至。舒亶李定輩。果何人耶。又柳子厚與蕭思謙書云。飾知求仕者。更言僕以悅讐人之心。日爲新奇。務相喜可。自以速援引之路。而僕輩坐益困辱。萬罪橫生。其言益可憐矣。嗟乎。人之禍福。雖所自取。而世態所從來。非一日矣。

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。勅廢像遺經。悉令雕撰。此印書之始。又在馮瀛王先矣。

東白先生張公元禎。以太常卿兼光學教。乙丑科庶吉士。先生天順庚辰進士。以道學名世。嘗爲予言。自小子登朝。見士大夫凡三變。初登朝。見士大夫多講政事。遂有好政事意。蓋指李文達公輩也。再登朝。見士大夫多講文章。遂有好文章意。蓋指李文正公輩也。及今次登朝。見士大夫多講命。爲之微笑。是時靳少卿貴字充道。徐侍讀穆字舜和。皆好推星。而翰林諸先生。每會晤間。皆喜談五星三命。故術士遊京師者。多獲名利。亦一時之風尚也。予素不信其術。嘗有數說以闢之。同年間。每以爲拘。顧學士鼎臣字九和。素善此。以爲汝不信。自不信。命自是有。范文正公有言。士之進退。多言命運。而不言行業。明君在上。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。多言命運。是善惡不辨。而歸諸天地。豈國家之美事哉。其論則正大矣。序記之系銘詩。本於漢書諸贊。如蒯通等贊云。昔子蜚謀桓。而魯隱危。樂書構卻。而晉厲弑。豎牛奔仲。叔孫卒。邱伯毀季。昭公逐。費忌納女。楚建走。宰嚭譖胥。夫差喪。李園進妹。春申斃。上官訴屈。懷王執。趙高敗斯。二世縊。伊戾坎盟。宋座死。江充造蠱。太子殺。息夫作姦。東平誅。若減去首一二字。分明一篇七言古詩。特少韻爾。若東方朔贊云。首陽爲拙。柱下爲工。飽食安步。以仕易農。依隱玩世。詭時不逢。則成韻語矣。

王荊公變法。大抵見於上神宗一疏云。本朝累世。因循末俗之弊。而無親友羣臣之義。人君朝夕與處。不過宦官女子。出而視事。又不過有司之細。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。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。以措

之天下也。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。而精神之運。有所不加。名實之間。有所不察。君子非不見貴。然小人亦得廁其間。正論非不見容。然邪說亦有時而用。以詩賦記誦。求天下之士。而無學校養成之法。以科名資歷。序朝廷之位。而無官司課試之方。監司無點察之人。守將非選擇之吏。轉徙之亟。既難於考績。而遊談之衆。因得以亂真。交私養望者。多得顯官。獨立營職者。或見排沮。故上下偷惰。取容而已。雖有能者在職。亦無以異於庸人。農民壞於繇役。而未嘗特見救恤。又不爲之設官。以修其水土之利。兵士雜於疲老。而未嘗申訪訓練。又不爲之擇將。而久其疆場之權。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。而未嘗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。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。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疎降殺之宜。其於理財。大抵無法。故雖儉約而民不富。雖憂勤而國不強。賴非夷狄昌熾之時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。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。雖曰人事。亦天助也。後來事功。不出於此。國監舊有荆公文集板。介谿嚴禮侍維中。爲祭酒時。重爲修補。予踵介谿爲祭酒。命典簿廳模印數部。以分遣朝士。時學錄王玠署典簿。至廂房中。疊額言曰。好世界。如何要將王安石文字通行。怕有做出王安石事業來。予憮然遂止。斯言固不可以人廢也。易曰。君不密。則失臣。臣不密。則失身。幾事不密。則害成。竊謂密具數義。有緝密。有秘密。有隱密。有深密。有慎密。有微密。有機密。有茂密。此之謂密。對疎而言。蓋謂君臣之間。事機之際。皆須密密而行。令無滲漏罅隙可乘。非專主於隱密也。趙清獻公畫之所爲。夜必焚香以告天。不敢告者。不敢爲也。乃所謂密也。其密在不敢爲。非在不敢告。

世稱韓魏公之功業甚偉。閱古堂記。所謂幅巾坐嘯。恬然終日。予之所樂。惡有既乎。觀此則知其所本。范文正公特舉中庸以示張子厚。皆在濂洛未興之前。真豪傑哉。

今衡州古之太末。其山與武夷山石理大類。予未能周履其地。觀其起伏脈絡。意卽一山所分也。曾子固記道山亭。亦謂粵之太末。吳之豫章。爲其通路。今廣信古之豫章。上饒諸山。自武夷發。而龜峯尤類武夷。豈其左右臂耶。記曰。路閩者陸出。則隄於兩山之間。山相屬無間斷。累數驛。乃一得平地。小爲縣。大爲州。然其四顧亦山也。其塗或逆坂如緣絙。或垂崖如一髮。或側徑鉤。出於不測之谿上。皆石芒峭發。擇地然後可投。步負戴者。雖其土人。猶側足然後能進。非其土人。罕不躓也。其谿行。則水皆自高瀉下。石錯出其間。如林森立。如士騎滿野。千里上下。不見首尾。水行其隙間。或衡縮繆糅。或逆走旁射。其狀若蚓結。若蟲鏤。其旋若輪。其激若矢。舟泝汭者。投便利。失毫分。輒破溺。予入閩。然後知其文之工也。

禹貢八州皆有貢物。而冀州獨無之。冀卽今之山西。土瘠天寒。生物鮮少。蓋自古爲然。

石撰平定州人。靖難死節。州志載撰洪武中爲寧府左長史。太宗靖內難。諸郡縣皆下。在江西城獨爲守備。上怒。攻拔之。得撰不爲屈。遂支解而死。此恐失實。按寧始封。乃今之大寧。與太宗同起兵渡江。因不之國。江西之封。乃在永樂中。安得撰守備江西伏節。此當是約兵之日。在大寧。盡節不當繫之江西。共工氏之霸九州也。其子曰后土。能平后土。故祀以爲社。厲山氏之有天下也。其子曰農。能殖百穀。夏之衰也。周棄繼之。故祀以爲稷。此社稷之配祭所緣起也。按蔡墨曰。共工氏有子曰勾龍。爲后土。后土爲

社稷田正也。有烈山氏之子曰柱，爲稷。自夏以上祀之。周棄亦爲稷。自商以來祀之。則社稷本無定祀。至宋又嘗祀契爲稷，祀后土爲社。今制祀稷爲稷，仍祀勾龍氏爲社。按其工氏有三，俱見外紀。其一稱共氏爲太昊上相，其一稱諸侯共工氏，與祝融氏戰不勝而怒，所謂頭觸不周山崩者也。其一曰共工氏作亂，振滔洪水以禍天下，女媧氏滅而誅之。五帝時文籍荒野，要不可據，以時代考之，疑卽一人。又按禮記疏言，共工有子謂從世子耳。然勾龍之爲后土，亦不知在於何代。禮記注亦稱后土官闕。又顓頊氏之子黎也，勾龍初爲后土，後祀以爲社，予以爲祭專報功。若稷爲稷，此萬世之通義。自古水土之功，莫大於禹，社宜祭禹。又兩聖人功德兼隆，最義之得者。漢平帝時亦嘗以禹配社，以稷配稷，是亦未可以莽所嘗爲而非之也。唐制社以勾龍配，稷以后土配，此義殊不可曉。勾龍后土據前說是一人。宋孝宗時則以社爲后土，勾芒氏則又少異矣。

我朝準周禮建官，以吏戶禮兵刑工爲次第。在庭立班亦然。宋制雖不合，而轉遷之次亦同。畢仲游議官制云：工部遷刑部，刑部遷兵部，禮部遷戶部，戶部遷吏部，頗與今制同。獨不言兵部遷禮部。今制禮部班出兵部上，而兵部資高，自宋已然。豈禮與兵所職有不能相通與？

綱目凡例曰：凡以國與人者，子弟曰傳。他人曰讓。此義恐未精。孔子稱泰伯三以天下讓，豈他人乎？堯傳之舜，舜傳之禹，豈子弟乎？予謂以國與人者，有正有變。當具二義乃備。

凡天下混一爲正統，恐亦未精。先輩方正學先生嘗論之，又似過繁。予意欲析而言之，蓋有正而不統者。

若周之東遷是已。晉宋之南附之。統而不正者。若秦晉隋元是已。新莽附之。三代而下。漢正興甚。唐次之。宋初與魏晉無大相遠。後來功德過之。賢人輩出。惜乎輿地不完。而政教號令未徧於海宇。不應混一之義。由是觀之。惟我皇朝。功德土宇。有漢唐之所不及者。史家正統。宜曰漢唐明。而宋不得與焉。晉水潤行。類閩越。而悍濁怒號。特甚。雖步可越處。輒起濤頭。作澎湃。源至高故也。夏秋間。爲害不細。以無堰塢之具爾。予行三晉諸山間。嘗欲命緣水之地。聚諸亂石。做閩越間作灘。自源而下。審地高低。以爲疎密。則晉水皆利也。有司既不暇及此。而晉人簡惰。亦復不知所事。甚爲可恨。閩諺云。水無一點不爲利。誠然。亦由其先有豪傑之士作興。後來因而修舉之。遂成永世之業。故予謂閩水之爲利者。益科後進。晉水之不爲利者。建瓴而下爾。

石炭卽煤也。東北人謂之楂。

聲上

南人謂之煤。山西人謂之石炭。平定所產尤勝。堅黑而光。極有火力。史稱

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。今其遺竈在平定之東浮山。予謂此卽後世燒煤之始。所謂天柱折。地維闕者。乃荒唐之說。不足深辯。天一氣爾。豈有損壞可補。謂之補天。猶曰代明云。予別自有記。

石守道作怪說。以議楊大年之文體。吾鄉國初有王森先生字宗常。作文妖以疵楊廉夫之制作。文章體裁固當有辯。妖怪之目誠過矣。

將相之材。尤貴度量。足以鎮物。若謝安石度量已先勝矣。而將材尤難。宋稱狄青偉甚。只如却從行者一節。亦真不可及。嘗觀曾南豐所記云。有因貴望求從青行者。青延見。謂之曰。君欲從青行。此青之所求。

也。何必因人言乎。然智高小寇。至遣青行。可以知事急矣。從青之士。能擊賊有功。朝廷有厚賞。青不敢不爲之請也。若往而不能擊賊。軍中法重。青不敢私也。君其思之。願行。則奏取君矣。非獨君也。君之親戚交遊之士。幸皆以青之此言告之。苟欲行者。皆青之所求也。於是聞者大駭。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。今每命將。託勢請行者無限。有將帥之任者。宜以此爲法可也。

劉恕字道原。溫公門人。宋儒中有史學者。嘗著自訟文。以爲平生有二十失。十八蔽。其悔過之勇。自知之明。實前賢之高尙。顧其所謂失與蔽者。予皆有焉。又若爲予而發者。因錄之以自警。平生有二十失。佻易卡急。遇事輒發。狷介剛直。忿不思難。泥古非今。不達時變。疑滯少斷。勞而無功。高自標置。擬倫勝己。疾惡太甚。不卹怨怒。事上方簡。御下苛察。直語自信。不遠嫌疑。執守小節。堅確不移。求備於人。不卹咎怨。多言不中節。高談無畔岸。藏否品藻。不掩人過惡。立事違衆。好更革。應事不揣己度德。過望無紀。交淺而言深。戲謔不知止。任性不避禍。議論多譏刺。臨事無機械。行己無規矩。人不忤己。而隨衆毀譽。事非禍患。而憂虞太過。以君子行義。責望小人。非惟二十失。又有十八蔽。言大而智小。好謀而閤論。劇談而不辯。慎密而漏言。尙風義而齷齪。樂善而不能行。與人和而好異議。不畏強禦而無勇。不貪權利而好躁。儉嗇而徒費。欲速而遲鈍。閤識而強料。事非法家而深刻。樂放縱而拘小禮。易樂而多憂。畏動而惡靜。多思而處事乖忤。多疑而數爲人所欺。事往未嘗不悔。他日復然。自咎自笑。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。其中惟苛察深刻。予似可免。然賦性弛緩。而每欲示人以肺肝。亦不得不謂之失與蔽也。若夫事往

未嘗不悔。他日復然者。則又中予之沈痼。循省之餘。輒復自笑。詩曰。我思古人。實獲我心。

左傳國語。並出丘明之手。如敍用田賦一事。左傳則曰。季孫欲以田賦。使冉有訪諸仲尼。仲尼不對。而私於冉有曰。君子之行也。度於禮。施取於厚。事舉其中。欲從其薄。如是。則以丘亦足矣。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。則雖以田賦。將又不足。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。則周公之典在。若欲苟而行。又何訪焉。不聽國語。則曰。仲尼不對。而私於冉有曰。先王制土。籍田以力。而砥其遠近。賦里以入。而量其有無。任力以夫。而議其老幼。於是乎有鰥寡孤疾。有軍旅之出。則徵之。無則已。其歲收。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。不是過也。先王以爲足。若子季孫欲其法也。則有周公之籍。若欲犯法。則苟而賦。又何訪焉。不惟詞異。而事實亦不同。何也。若以文論。國不如左。

樂府中有蘇幕遮。乃高昌婦人所戴油帽。高昌。西域國。西州也。

頃見盤瓠蠻誓狀云。某等既充山職。今當鈴束男姪。男行持棒。女行把麻。任從出入。不得生事者。上有太陰。下有地宿。其翻背者。生兒成驢。生女成猪。舉家絕滅。不得翻面說好。背面說惡。不得偷寒送暖。上山同路。下水同船。男兒帶刀同一邊。一點一齊。同殺盜賊。不用此款者。並依山例。山例者。蠻言誅殺也。其言質野切直。粲然成文。有儻約之體裁。具載范文穆公桂海虞衡志。又有南詔乞書藥文。其後曰。古人有云。察實者。不留聲。觀行者。不識詞。知己之人。幸逢相謁。言音未同。情虛相契。吾聞夫子云。君子和而不同。小人同而不同。今兩國之人。不期而會。豈不習夫子之言哉。便有華風。復附詩曰。言音未會意相

和遠隔江山萬里多，亦是唐律。夫天之生才，未嘗限量，而人能力學，何所不至。況區區藝文之末乎。夫子所以欲居九夷也。

馬端臨論圩田曰：今之田，昔之湖，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墾田，而不知湖外之田將胥而爲水也。此數言極盡吾鄉泖湖之利害，當大書深刻，以示愚民之嗜利者。

吾鄉姚氏所藏錢譜，盡哀歷代之錢穴，紙譜之奇形異狀，無所不有，而各疏時代由來。前輩楊鑑崖維禎錢、艾納齋俱有論撰，予嘗閱之，亦博古之清玩也。或謂錢之通塞，頗繫人倫，予少時見民間所用皆宋錢，難以金元錢，謂之好錢。唐錢間有開通元寶，偶忽不用，新鑄者謂之低錢，每以三文當好錢一文，人亦兩用之。弘治末，京師好錢復不行，而惟行新錢，謂之倒好。正德中，則有倒三倒四，而盜鑄者蜂起矣。嘉靖以來，有五、六、至九十者，而裁鉛剪紙之濫極矣。夫錢之用，本以權輕重，而世終難廢。若開元實爲輕重之中，鼓鑄者宜以爲準，然自賈誼通達大體，而錢議爲得要領，至南齊孔顗，則曰鑄錢不可以惜銅愛工，若不惜銅，則鑄錢無利，若不得利，則私鑄不敢起，私鑄不敢起，則歛散歸公上，鼓鑄權不下分，此其利之大者。斯乃不易之論，而伊川程子亦有權歸公上，而民不犯罪之說，其變通之道，亦略可觀矣。

世恒言韓范富歐，固自有次第哉。歐不脫文人，宜列諸公之下。韓公嘗云：用兵先置勝負於度外，好水川之敗，爲范公所笑。范公亦有爲之自我者，當如是其成與敗不計之說。但韓公論兵，却是主張太早，在

兵家所謂置勝負於度外者。先勝故也。若伊尹相湯以伐桀。太公周公佐武王以伐紂。是已。所謂聖人無死地者。韓公料勝未定。故范公得以因事笑之。范公英發勘磨城郢。乃是閱歷少而議論多。故爲呂許公所困。後來解仇一事。未必然。忠宣父子之間。當有真見。歐公大體之言。恐非實錄。晦菴固是懸斷耳。富文忠公嚴重。以英宗冊立之事。頗憾魏公。後來致仕。鄭公居洛。魏公在相位。每歲魏公必遣人爲鄭公生朝慶壽。鄭公竟不報謝。但答曰。老病無書而已。如是者十餘年。鄭公微傷於隘。歐陽公不信易。嘗道二書。其識量宏密。真天人也。王荊公與之並政。至詆之爲俗吏。又曰。相公但相貌好耳。若魏公者。非徒才業過人。亦有福有德之士。後生何由一望其風範哉。觀其調和兩宮一事。真能包荒藏納。信非長厚者不能。若於義理亦恐未合。賴英宗遷善改過。方成就此一段好事。魏公真有福哉。

沈存中筆談載兵部員外郎范祥爲鈔法。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。至解池請鹽二百斤。任其私賣。得錢以實塞下。省數十郡搬運之勞。此卽今日開中給引之始。

北魏延興三年。秀容郡婦人。一產四男。四產十六男。秀容今太原之忻州。曆家大抵以漏刻極長於六十。極短於四十。嘗聞前輩言。惟正統己巳。官曆晝刻三十九。夜刻六十一。以爲陰過。故有土木之變。元授時曆。則長極於六十二刻。短極於三十八刻。以爲驗於燕地稍偏。比故。然外國有蒸羊脾未熟而天明者。則短又不止於三十八刻而已。豈漏刻隨日因地有不同者如此。初不全繫之於陰陽消長也。

世間糜費。惟黃金最多。自釋老之教日盛。而寺觀裝飾之侈靡。已數倍於上下之制用。凡金作薄。皆一往不可復者。天地所產有限。甚可慮也。東坡號知事者。見後世金少。以爲寶貨神變不可知。復歸山澤。此何言與。按王莽敗時。省中黃金尙有六十萬斤。莽籍漢基。富有天下。固應有之。梁孝王死。亦有金四十萬斤。彼藩封亦乃爾。至燕王劉澤諸侯也。一賜田生金亦二百斤。何漢世之多金耶。二百斤當今之三千二百兩。使在今日。雖人主一時亦有難者。

四明謝員字友規。國初人。爲吏謫臨洮。卒年三十六。爲詩文有規矩。水東日記嘗載其事。錄其與速魯麻序別口神答二文。其謫臨洮自洮洲。一時交遊有詩文。贈行俱佳作。內華亭黃仲琪一首云。九霄風翻舉清秋。萬里飄然汗漫遊。莫謂流離舍初志。卽看登用納嘉猷。黃河太華供詞筆。紫鳳天吳在客裘。及早歸來拜家慶。故鄉終不似并州。其詩亦壯浪可喜。而吾郡中遂不復知有此人。也。當是袁景文一輩人。漫記於此訪之。

宋南渡諸將。韓世忠封蘄王。楊沂中封和王。張俊封循王。異姓眞王。俱饗富貴之極。而俊復善殖產。其罷兵而歸。歲收租米六十萬斛。今浙西豈能着此富家也。一隅偏安而有此。宋安得復興耶。

嘗見三教平心論一冊。當是近時人書。稱靜齋學士劉謫撰。本朝學士無所謂劉謫者。想亦一僧之辯。而黠者所爲。託名以傳。其言摭摭甚淺。頗類今世一種議論。甚可笑也。其所譏誚者。程張而下皆不免。於排韓尤力。次及歐而甚右柳。蓋其護法之論。皆不足深辯。獨謂處州孔子廟碑不屋而壇。以爲退之不

知經義。自是公論。又謂上書媚于頤。貶朝陽後。勸憲宗封禪。作毛仙翁序禱黃陵廟數字。雖出於仇鸞忿怨之深文。然君子之處患難。安可以一事不謹而爲異端之人所指目耶。取以志戒。

今歲庚寅官曆九十十一。連三月皆大盡。冬至節在二十三日己酉申正一刻。明歲置閏。乃在六月。曆法莫問來年閏。便數冬至剩。剩謂餘也。今年十一月大盡。則冬至所餘正七日。而閏在六月何與。氣朔生閏。豈所謂差一日者耶。

江南放債一事。滋豪右兼并之權。重貧民抑勒之氣。頗爲弊孔。然亦有不可廢者。何則。富者貧之母。貧者一旦有緩急。必資於富。而富者以歲月取贏。要在有司者處之得其道耳。只依今律例。子母之說而行。各爲其主張。不使有偏。亦是救荒一策。正如人有兩手。貧富猶左右手也。養右以助左。足以便事。一等好功名官府。往往嚴禁放債之家。譬如戕右以助左。則爲廢人矣。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。溫州布衣萬春上書言。乞將間有私債欠還息與未還息。及本與未及本者。並除放。高宗謂輔臣曰。若止償本。則上戶不肯放債。反爲細民害。乃詔私債還利過本者。並以依條除放。此最得公正之道。

宋孝宗乾道元年十二月。立皇太子。敕內一款。應爲人曾孫祖孫四世見在。特與免本身色役。二稅諸般科敷一年。前代恩典。曠蕩若此。

世恒言秦隋不道。然不道莫甚於始煬。後世有遵用其法。過於堯舜者。稱皇帝築長城。列郡縣。爲始皇所爲。進士科。是煬帝所設。

天下之務。日開而未已。如茶古所無。今則不可闕。茶之用始於漢。著茶經始於陸羽。權茶始於張滂。爾雅。
檀苦茶。茶之名始見於此。吳志孫皓密賜韋曜茶茗以當酒。飲茶始見於此。注以早採者爲茶以晚採者爲茗又名蔞云